



过了腊八就是年，张家界人又开始备年货。我们寨子小孩又开始唱顺口溜：“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我们寨子，是土家族与白族混居的村庄。寨子要祭灶神。我们用各种糖果来供奉它，祈求它嘴甜些。随后开始备年货，首先是做豆腐，豆腐人人都爱吃，还谐音“兜福”，寓意过年的好彩头。做豆腐一忙就是好几天，做成豆腐脑、白豆腐、腊豆腐、油豆腐、霉豆腐。然后是打糍粑，一般由几户人家合伙，唱歌跳舞中，沉闷的锤声中，糯米就变成了一个个团团圆圆的糍粑。有些人家还要做红薯粉，工序复杂耗费精力。二婶用红薯淀粉制成粉条，最后还要晾晒，用布包袱包好，放在家中，隔老远都香。

有人说备年货就是“蔬菜鸡鸭鱼满柜，芳馨碌影弄庖厨。”现在条件好了，过年少不了鸡鸭鱼肉，特别是猪肉，不仅年夜饭要作为主菜，同时要用猪首作为供奉祖先神灵的祭品。过去人们常常买不起猪肉，就只能自己养猪过年吃，因此就有了过年杀猪的习俗，即谓“杀年猪”。杀年猪可热闹，全村老少都来帮忙。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把猪死死按在案板上，老练的屠夫拿尖刀给它脖颈致命一击，猪顿时血流如注，不断挣扎嚎叫。今年我们寨子专业杀猪团队忙不过来，村里有户人家等不及，临时招呼几个小伙杀一头大肥猪。结果刀手不专业，猪疼得挣脱了束缚夺路狂奔。人们围追堵截，一时鸡飞狗跳，好不热闹。孩子们围观杀猪，等的就是烤肉吃，把大人刚腌制好的新鲜肉切成薄片架在火上烤着吃，滋滋冒油，香气扑鼻。

备年货往往要赶集。瓜果零食、酒水饮料、爆米花、炒米用背篓背回家。春联、年画、鞭炮也要买回来。赶集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年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市上，摊位纵横交错，有卖猪肉的，卖农具的，卖门神的，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聚在一块，用清甜的语言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悦和收获。“东奔西走不得闲，购物添衣累亦欢。醇酿熏节人梦醉，果蔬诱目客心甜。市集热闹声声沸，商场熙盛攘攘言。荣世繁华民乐业，龙腾岁月艳阳天。”有人这样描写赶集备年货。

备年货，往往带着感恩的情怀。山里人豪爽大方，发现需要帮助的人，趁备年货的时机，帮别人一把。这种善良往往不需要回报。寨上姚三在深圳办公司赚了钱，腊月间备年货，来到场上，装扮成一个落魄的生意人。他向摊子上的卖货人借几块钱的车费。问了八个人，都没有借到。第九个摊位，是卖红薯粉的，卖主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的旁边是一个小女孩，在凳子上写作业。当看到姚三有困难，需要帮助，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五元钱支援姚三。写作业的小女孩也掏出两元钱，送给姚三。姚三被母女俩的善意感动了。半个小时后，姚三来到母女俩的摊子前，还了“借”到的七元钱。“这种善良，是需要传承下去的！”姚三说明了来意。并把母女俩摊位上的红薯粉全部买完。当得知母女俩家中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需要医药费，姚三好事做到底，帮助全家交清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每月资助老人一些生活费，帮助好心人渡过难关。旁边几个摊位的群众看在眼里，都感慨地说：“还是好人多！善良的人，运气总不坏！”

民间艺人备年货，常喜欢在锣鼓、二胡、唢呐、笛子摊上溜达。这些音乐器具是一粒粒粮食，是一个个灵气活现的红薯，是一拨拨青枝绿叶的禾苗。敲一敲山鼓，甩一嗓子歌喉，美丽的大山就有了活力!民谣说：“民间艺人备年货，亮家伙！”其实就是晒他们的好技艺。

古人说：“家藏酒肉庆团圆，街头客济柔柔动。村路车多急急前，行人望眼入乡烟。”腊月是一个多情的季节，也是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季节。人们苦中带乐，乐在其中。因为他们闻到了年的味道！也嗅到了春的气息。年货都备好了，张灯结彩准备过年。全家老少齐上阵，把赶集购买的春联、窗花、年画等装饰品都布置好。乡村人家，旧房换新颜，一片喜庆祥和，一家人都乐开了花。

## 纪念一位母亲

□宋伯胜

朋友刘斌要我写篇祭文。他说：“我母亲这一生，年幼受苦，中年丧夫。凭一己之力，兴家业、育儿女、当爹妈。从农民到老板，着实不易。”

刘斌找我时，刚好看完《朗读者》。这期的《朗读者》是麦家写给儿子的一封信。麦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之后，唯一入选英国企鹅文库的中国作家。麦家说：“儿子青春期叛逆，十七年没有叫他一声爸爸，他不怪儿子，只怪自己，是儿子遗传了他的坏基因、坏脾气……”。

麦家有苦，可以写信。

而刘斌的母亲，是大山中的一位女能人，只能将苦熬成爱，用摧残身体的方式应对苦难。儿子能看见的只有佝偻的身躯。

与同龄人相比，刘斌是不幸中的万幸。十七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不到四十岁；那一年，他考大学，妹妹考初中，双双面临辍学；那一年，母亲开饭馆正缺人手，差点关门。也是那一年，母亲咬紧牙关，撑起一片天。往后的日子，兄妹俩苦尽甘来成为“富二代”。

刘母先务农，后经商。她所在的村叫龙尾巴。前人栽了几根毛竹，后人修了几栋毛房。以前叫穷山恶水，现在叫峡谷峰林。未开发前，刘母驴牛打耙、播种育秧样样在行。开发后，她给饭馆取名“聚贤山庄”。乍一听，有水泊梁山的味道。自丈夫去世后，她把自己当成汉子，忙于大堂、客房、厨房之间，走路跟小跑似的。

刘斌说，那时旅游刚刚冒头，偌大的景区只有金鞭溪一条独路，眼看游客在家门口排队，干着急。母亲一不做，二不休，扯几块篷布，搬几块门板，用几块乱石撑起锅灶，在水绕四门开起了露天餐馆。这“水绕四门”因四

条溪水在峡谷交汇冲出一块沙洲，犹如“四门迎宾”而得名。这是核心景区的核心，赚钱像在自家菜园里扯萝卜——容易得很。短短几年，“露天餐馆”变成“聚贤山庄”。他母亲也摇身一变，身家千万，从农民到老板。

我是因刘母认识刘斌的。那年早春二月，虽然山顶上还有积雪，但岩壁上的樱花早已绽放，春的气息正悄悄地唤醒大地。一日，我正在乡政府办公，一名叫李发香的中年妇女找到我。只见她剪女式男发，穿职业西装，一看就是能干之人。她开门见山地说：“书记，我有事求你。”我问：“啥事情？”她回答说：“儿子的事。”

对刘斌母子我早有耳闻。母亲是“农民企业家”“三八红旗手”。儿子在校入党，一身肌肉像“罗汉竹”，曾获全省大运会二枚金牌，是女生心中的男神。我开玩笑说：“你求人？叫别人怎么活？”刘母见状，如放鞭炮。她说：“讲正经事，他父亲死得早，我把他当成宝，大学毕业，没有事干，让他竞选村官如何？”

大学生当村官，在当时还是新闻。我暗自窃喜，说：“行！行！行！”就这样，经党委考察，民主选举，刘斌高票当选。

刘斌当村干部，有母亲作后盾，村里的事顺风又顺水。没几年，刘斌由公子变公仆，成长为一名科级干部。

刘斌对组织感激万分，他说：“若没有这个机会，对自己严格要求，变好变坏真还说不准。”

凡事都讲缘分，我对刘母心存感激。跨世纪那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张家界划出红线，说景区是商业化的一个“孤岛”必须拆迁。消息一出，骂声一片。这哪里是拆迁？简直是要命！好多人拿着棍棒、铁铲严阵以待。

## 鱼鳞寨

□王辉

杜家山、鱼鳞寨，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如果不熟悉桑植革命斗争史的话，那就是很陌生的。在我还没有静下心来阅读桑植这块土地上的红色故事时，这些地方不曾进入我的视野。

我身边一群作家朋友爱写作，慢慢地感染了我。我开始翻阅桑植革命历史书籍。正是从那些发黄的文字中，我读到了洪家关杜家山的鱼鳞寨这个名字。在那个偏僻的大山深处，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激昂壮烈的斗争故事。仿佛看见一位威武豪气的双枪女英雄振臂高呼，带领衣衫槛褛的乡亲躲进深山老林，战时拿枪，农时握锄，不畏强权，英勇反抗。

我驱车前往鱼鳞寨，在乡间小路上漫步，用心感受那里的山峦，那里的荒草，那里的土地，还有先烈们遗留下来的战斗气息。

没有向导，我独自一人信步漫游，哪里有路就往哪里走，哪里有故事就去哪里探寻。在不远处的公路旁，一处老水井进入视野。青石板面干净整洁，几孔泉眼清澈见底，这是寨子里最美丽、最妖娆的眼睛。几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浆洗，有说有笑。她们告诉我，贺英和她的丈夫谷缙庭曾经在这里生活战斗，他们结交四方豪杰，带领一队人马安营扎寨，以鱼鳞寨为根据地，杀富济贫，专门保护穷苦百姓。老人缓缓讲述着，那个时候，那些士兵也经常在这个水井里挑水、洗衣。这水井有灵气，百年不干，有好多革命烈士的英灵保佑着呢！

水井旁，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枫树。枝桠横生，虬枝突兀，枝叶繁茂，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冠如一把巨伞，斜插在水井大塘埂上，在几里外都能看到。它是一处地标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像时光老人一样庄严凝重，默默注视着世间的沧海变迁。一百多年前，一群不畏天不畏地的穷苦人曾经在它的视线里，向黑暗的旧社会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再往前走，依稀可以看见一些战斗的痕迹。废弃的房屋前，一处小塔坪里，加工过火药的碓马凹依旧存在。在那个有枪就有实力的年代，谷缙庭先后根据哥老会、中华革命党的指令，从反动武装手里夺得一些枪，在鱼鳞寨成立民军指挥所。只可惜，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谷缙庭被湘西军阀陈渠珍派人诱杀于洪家关小桥。谷缙庭死后，贺英万分悲痛，挎上丈夫留下的枪，带领丈夫留下的弟兄，继续率领民军队伍反抗官府压迫。

顺着一位老人手指的方向，我继续向前，艰难地攀登鱼鳞寨山顶。这时，太阳慢慢向山后隐去，留下一缕缕火红火红的晚霞。

我从山的东南方向上登临。沿着一个山沟向上，两边皆为沙岩石壁，地势极其险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接近山顶处，山中有山，绵延起伏。蜿蜒曲折的小路

分东西两端。东端，有民军曾经架设过土炮的炮台遗址，在风霜雨雪地侵蚀下，只能看见一些残墙、破壁、战壕的痕迹了。

鱼鳞寨的主路则向西而行。经过一片红枫遍生的谷地后，到了一处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山顶，这才是真正的鱼鳞寨。听人介绍说，当年山上曾有贺英大姐修建的简陋的房屋，历经百年沧桑，现在没有踪影了。地势最高的地方在山的西端，其北面仍有当年用巨石垒成的寨墙，西南皆陡峭绝壁，东则是可以驻军的开阔地。观其地貌，西若鱼头，东若鱼身，且逐层斜下，宛似鱼鳞层叠，这可能就是寨名之由来吧！

鱼鳞寨的辉煌历史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谷缙庭带领的民军指挥所，后半段是贺胡子领导下的左翼北伐军后方司令部，贺英就是“后方留守游击司令”。

那年，贺胡子率领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北伐，参加援鄂战争，离开家乡桑植时，叮嘱大姐贺英带好民军守好后方。随后鱼鳞寨正式建立后方司令部，割据桑植，成为北伐军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南昌起义转战潮汕部队被打散后，贺胡子向党中央提出回家乡桑植继续拉队伍闹革命。弟弟心里有底气，大姐贺英多次说过：“龙胜于英，我的队伍就是你的队伍……假如有一天，你到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来！”

那年，中共湘西北特委回到桑植领导起义，贺英把全部武装力量交给了弟弟，交给了党。她自己带上剩下的老弱病残者回到鱼鳞寨，生产、喂猪，给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全力支持革命。

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打压，桑植起义队伍一直在湘鄂边多地辗转奔波，革命力量几经生死存亡。此时，反动团防也经常进入鱼鳞寨大肆搜捕，贺英只好把武装力量转移到桑植的四门岩和湖北的七郎坪一带继续战斗。

不久，石门泥沙战斗失利，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减员。贺胡子、王炳南率部进入桑植、鹤峰交界的四门岩、沙道沟、雪落寨、红土坪、梅坪一带大山中，住岩洞，睡草棚，吃树皮，队伍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在这危急时刻，贺英、廖汉生带着一批粮食、棉花、衣服、药材和子弹来了，这雪中送炭的义举可以说挽救了红四军、挽救了红二方面军。

那年，贺英带领队伍驻扎洞长湾，由于叛徒许黄生的告密，团防队长覃福斋、神兵头子吴大坤、保长申海青带领数百人把他们团团包围了，敌人先打死哨兵唐佑清，然后用密集的子弹向屋里扫射，贺英不幸中弹牺牲，她永远地倒下去了。

英雄的血没有白流，贺英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这是人民对她最好的怀念！贺英是鱼鳞寨的骄傲。



还是这个李发香，站在台阶上力排众议。她说：“天还是那个天，为何过去穷，现在富？关键靠政府。没有政府，哪有旅游？凡事要讲良心，论损失，谁比我大？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端子孙的饭碗。”

谁能想到，张家界有名的“世纪大拆迁”是从一位妇人开始的。李发香，我敬佩她。

敬佩刘母的还有几十名贫困学生。那年，村里实行免费教育，还有资金缺口，刘斌找母亲商量：“妈！该怎么办呢？”刘母眯着眼睛看着儿子，爱意满满。她轻轻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村里出大才，我包葫芦口。”就这么一句话，她每年倒贴好几万元。陈前、邓樟铁是贫困生的佼佼者，他俩奋发上进，靠知识改变命运。一个在全国政协办工作，一个在武汉中铁任项目经理。对此，李发香骄傲，村里人自豪。

我因刘母认识刘斌，又因刘斌了解刘母。感情这东西虽不能用秤称，但交往是可以掂量斤两的。往后多年，我虽调离，仍像亲戚相互走动。村里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称呼刘母，要么姑娘，要么姊妹，多一个字都显得陌生。到现在我才明白：刘母开店，为何叫“聚贤”？

斯人已故，青山作证。我又想起了麦家的那封信。洋洋万字，儿子只回一个带哭的脸谱。尽管如此，麦家哭了，他说：“终于可以交流了。”而刘斌、陈前、邓樟铁呢，只能面对黄土，低头感恩。

拿麦家与一个村妇说事，实属扯大旗做虎皮。我想，人不分贵贱，独有感情平等。仅此为纪。

